

关于我和青的一切

落难天使
著



他见证了我的成长，

洞悉一切，看穿我的心思，
但不揭穿我。

关于 我和肖的一切

落难天使
著 /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于我和肖的一切 / 落难天使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52-4222-2

I. ①关… II. ①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6083号

书 名 关于我和肖的一切
著 者 落难天使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苏丽霞 郑 晨
特约编辑 李文峰 孙小淋
装帧设计 千 千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222-2
定 价 3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小说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01 爱恋在岁月里成长	1
02 长大——新旅程	26
03 自由身	57
04 他不再是豆豆	87
05 我的决裂	108
06 “我不要做对”	137
07 与方绮丽有关的过去	164
08 近在咫尺的幸福	182
09 情劫	205
10 感情抉择	229
11 续——我们的情人	257
12 尾声	270
13 拾遗——豆豆的心声	278

If loving you is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如果爱你是错，那么我不要做对

If being right means being without you

如果正确意味着生命中没有你

I'd rather live a wrong doing life

我宁愿走上错误的道路一生

我钟爱这首英文歌曲——If Loving You Is Wrong。那朦胧雾霭般低沉的嗓音，穿越时光，见证了我有限生命中唯一的爱恋。爱你，真的有错吗？

让我从头回想一次，我是怎样看到你的——

我的家乡在山城的一个小镇上。记忆中的老家山清水秀，天空湛蓝，一条无名的小河穿城而过。小伙伴们一起到河边玩耍，挖红薯、捉蚱蜢，我们捞起巴掌大的河蚌，撬开它的壳，探一探是否有珍珠……我们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双头托在脑后，仰望天空。天空一派万里无云的蓝，明媚一如十二岁的少女。我们健康、快乐，没有一丝心事。

我成长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代，母亲在公立医院做医生，父亲在中学当教导主任，外公是退休的大学教授，他教我认字诵诗、习字作

画。我三四岁时会认两百汉字，背诵唐诗宋词几十首；六岁开始握毛笔习字；上了小学便开始学习中国画：白描、层染、勾勒、烘晕、接染、工笔，以及各种皴法……

彼时家境并不宽裕，父母亲紧巴巴地过日子，却从不让我吃苦，外公对我疼爱有加，尽心栽培，盼望我长大成为一朵莲花，虽不是出自名门望族，但也算书香门第。在他心目中，女子一定要知书达理，琴棋书画略知一二。

我的童年像一幅白描画，干净又单纯，黑是黑，白是白。那时的心境仿佛被和煦的阳光照耀，温暖而不炽热——直到十二岁那年见到肖展庭。

十岁时，父亲工作调动，带着母亲与我迁至最热闹的城区，至此离开有外公外婆陪伴的大家庭，过三口之家的小日子。十二岁那年小学毕业，面临升学问题，那时候读什么样的学校不单单由成绩决定，中学要分区划片招生，我虽然成绩拔尖，但对口的中学在同类中成绩平平，父母并不满意。外公更是同他们讲，孩子的教育千万不可忽视，应尽全力为孩子创造好的成长环境。

父亲已升任中学校长，变着法子要将我弄到更好的学校去。母亲也说，子璇应该去更好的学校念书。

那年暑假，山城的天气一如既往炎热，知了蛰伏在树上没完没了地叫。

我独自待在家中画画，外公不在身边，我的画已从中国画法转为西洋画法，画素描、水彩。照老师教的，在客厅茶几铺上桌布，摆出一组静物，支起画架，写生。同色水果要以纯度和明度的微妙变化区分起远近虚实关系，暗部不能靠加黑，正如亮部不是加白就可以变亮，而熟褐色容易将画面变脏……

傍晚时分听到父亲用钥匙转门的声音，我正起身，一道动听的男声传过来——

“千金在作画，这架势，不得了不得了，以后是个画家。”父亲身后跟着进来一位穿衬衣西裤的年轻男子。

“子璇，出来见客人。”父亲对我和蔼地笑，“这是肖叔叔。”

“肖叔叔好。”我轻声应着却站着不动，躲在画板后面悄悄打量他——脸部的轮廓很深，晶亮的双目似乎含着话，身材略微瘦削。他端坐在那里，却不显得拘束，十分年轻，是个美男子。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习惯使用“英

俊”这种词语。

父亲唤我过去，又起身去沏茶。我忙过去收拾画具，肖叔叔坐在沙发上，眼中含笑：“你叫子璇？”

“嗯，汪子璇。”我收起罐子、水果、桌布，这些都是我作画的对象。

“我叫肖展庭。”他伸出手。

我的手动了动，犹豫了一下，又伸出去与他相握。我这个年纪早已清楚男女有别，学校课桌上画了三八线，课余也很少和男同学搭讪，和男孩子搭话容易脸红，当然，长辈除外。看他的时候我还是感觉到脸颊发热，我从没有见过这般好看的男人。

父亲和他在客厅聊天，我回房间看书。

过了半小时母亲也回来了，热情地招呼他，做了可口的饭菜，留他在我家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默不作声地坐在饭桌边上，仔细听他们谈话，才知道父亲请他帮我调换到一间更好的学校去。他在一家金融机构任职，已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三十出头的年纪。我只吃饭不插话，他们偶尔问我一句我才回答。在他们眼中，我大抵是一个不谙世事又略微内向的小女孩。

大人们撑起一个世界，我们小孩子便快乐无忧地成长。

一个月之后收到录取通知书，信封上赫然印着“第五中学”几个大字。这是全市最有名望的公立学校，我拿到信，心中大喜，站在窗前的阳光底下细细地读了一遍，赶紧收好，等晚上交给父母亲看。我下午也没有画画，看儿童剧。

那一段时日，中央六台暑期档正在热播《小公主》，我特意将画画时间安排在上午，腾出下午的空闲准时收看。萨拉生在英国贵族之家，自幼无忧无虑，直到父亲参战……煽情的故事，我偷偷跟着掉眼泪。母亲下班回来，我赶紧拿出中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她。

舒心的笑容展露在母亲脸上，她打开信开始念，我倚着沙发待在一旁默默地听。完毕，母亲抬头端详我，表情十分奇怪：“眼睛怎么红红的，子璇高兴得哭了？”说罢又微微笑。

“不是的不是的，刚才眼睛进了沙子。”我连忙揉揉眼睛。他们规定我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三小时。

母亲拍拍我的肩头：“要好好谢谢你肖叔叔。”

晚饭时，母亲将此事告诉父亲。

“展庭帮了大忙，答应的事情果然不含糊。”父亲对我们说。

“孩子的教育是大事。启华，我们要好好感谢人家。”母亲一向明事理。

“惠君，我们找个时间请他们一家出来吃饭，顺便给他的宝贝儿子买点小礼物。”父亲是家里的权威，这个建议马上得到母亲的赞同。

肖展庭是有能耐的人，我心中留此印象，又回忆起那日见到的文质彬彬的他，心中仿佛沐浴一阵春风。

第二日是个星期天，母亲拉我去商场。市中心有一片商业街，几家大百货商场都集中在那里，侧巷有一排可以砍价的小店，一到节假日便人头攒动。凡是买大件生活用品，尤其是衣物鞋帽，母亲都习惯要去那里转转。这次带着我一道，要给肖展庭的儿子挑礼物。

“妈妈，你要买什么礼物？”我问。

“给肖展庭的儿子买一套童装，你觉得如何？”那语气并非真要和我商量，我还是小孩子呢。

“噢。”

在商场童装专卖区，母亲打开一套小海军服，一边对着衣服仔细地看，一边问我：“子璇，你觉得这衣服好看吗？”

“可爱。”

母亲又走到一排衣服架子的另一边，摘下一套小洋服打开看。小牛仔褲，带领结的小衬衣，现在的童装仿大人样子的多得很：“这套不错！你觉得呢？”

“嗯，这一套更好。”

她唤服务员开单子交钱。

几天后父亲邀请肖展庭一家共进晚餐，在商业区的一家中餐厅。我天天吃母亲做的饭菜，觉得可口，极少出门用餐，尚未去过那么好的餐厅。包间内十分清静，青花白瓷餐具，盘子锃亮，浅粉色印花餐巾，我还不知如何使用，站在一旁看。母亲唤我在她身边坐下，等他们来。

“妈妈，肖展庭的儿子多大？那衣服能穿吗？”我突然担心起这个问题。

“嘘，小孩子直呼长辈姓名，不礼貌。”妈妈赶紧拍一下我的肩头，严肃地说。

此时，那男声传来：“哈哈哈哈哈，子璇记性好，尚记得我的名字。知不知道怎么写？”

循声望去，肖展庭和父亲已踱步进来。父亲瞪着我，神色严厉。

我自然不敢回答。

“展庭，来，请坐。”父亲态度恭谦。

“启华，你和嫂子先坐。”肖展庭穿了件浅紫色衬衣配深色休闲西裤，让人眼前一亮，不古板，亦不似年轻男孩那般时髦。隐约有香水味，海风一样清凉。他比父亲小几岁，却不似一个年代的人，父亲的穿戴正统得多，鲜艳的衣服绝不可能上他的身。

父亲环顾左右，问：“淑芬呢？豆豆呢？”

“在后面，豆豆要书报亭上的画报，我叫淑芬买了再带他进来。”他嘴角牵动，笑吟吟的，“不用理会他们。”

话刚落音，一位三十多岁的紫裙女人牵着小男孩进来，那是他的妻子张淑芬。

父母亲热情地招呼，让我叫过叔叔阿姨，大人们又谦让几句，纷纷落座。张淑芬打扮素净，头上顶起大波浪，正是当时流行的发式，穿黑色高跟鞋，噔噔响。气质与母亲相似，不俗不艳，据说是中学教师。小男孩不如我想象中的顽劣，乖乖地跟着他母亲，有礼貌地叫我姐姐，比我热情许多。

“小儿肖立明，乳名豆豆。豆豆，快叫人。”肖展庭介绍道。

“呀，两年不见这么大了！俊俏得很。”母亲又是夸又是笑。

张淑芬拍拍豆豆的肩膀：“豆豆，记得曾阿姨吗？”

“记得。曾阿姨、汪叔叔好！”叫得好甜，想必是来之前交代过的。

“三岁时摔跤磕破手臂，到我们医院缝针，豆豆很勇敢，没有哭。”母亲表扬他。

男人女人都喝酒，深红色的葡萄酒，装在高脚杯里总是漂亮。我和豆豆挨着坐。他找我搭讪：“姐姐，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汪——子——璇，旋转的旋加一个王旁。”

他摇摇头，这个字对他来说显得陌生的吧。

“子璇姐姐！”他叫我。

难缠的小孩儿。“豆豆，你几岁？”我问。

他摇摇头，古灵精怪地笑。

“只有你一半大。”肖展庭走过来，微微探头，做出好奇的样子，“两个小朋友在说什么故事？”

我说：“晓得你的名字。展翅高飞的‘展’，庭院深深的‘庭’。”回答的是他之前的问题。

“子璇，你看《庭院深深》？哈哈，大人看的。”他爽朗地笑。

那时电视台流行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那是母亲的大爱，我跟着看，但每晚只能看到十点钟，漏半集看不上，可惜。他们尚不知道我还偷偷翻过母亲书柜的书——《庭院深深》《菟丝花》，不知算不算得上那个年代的畅销书。

“我看过这本书。”一不小心说漏嘴，心里咚咚跳，害怕母亲知道。

“喜欢看书？好习惯。改日送你几本好书。”

肖展庭又过去和父亲交谈。我由此把肖展庭的话牢记在心，又暗暗担心他赖账，大人对小孩子答应的事，好多都是作不得数的。母亲给豆豆买的童装刚好合适，穿起来就是个可爱的小大人。张淑芬连连感谢。

暑假结束，我升初中，在大名鼎鼎的“第五中学”。每天坐公交车加上走路，约莫四十分钟到学校，路途不近。

家里的经济已略微宽裕了一点。开学前几日，母亲替我买了新书包，是漂亮的粉红色，一如少女的心。假期里好不容易蓄长了头发，用发箍扎在脑后，心里偷偷开心，却被母亲拉去剪掉了马尾巴，留刘海，齐耳短发，标准的学生头。

开学第二日，父亲下班到家，从包里抽出几本书：《寄小读者》《鲁滨孙漂流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小王子》。

我一下被吸引过去，趴在沙发上托着下巴翻看。母亲从厨房出来，父亲对她说：“子璇上中学了，展庭鼓励她好好念书。”

啊！他没有忘记对我说过的话。跟小孩子守信用对大人们来说难能可贵。如此一来，肖展庭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又拔高一截。

夏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肖展庭。直到那年的春节。

那时也兴过节送礼，礼物不如现今的贵重、高档。父亲和肖展庭是朋友，又因了我上学之事，春节自然有走动，父母亲带我去他家拜年，捎上一点礼物表心意。张淑芬热情地招待我们，摸摸我的头发，笑吟吟地说：“子璇长大了，好清秀的女孩子呢。”

她说得没错，我进入青春期，初潮已来，渐渐有了青春少女的味道。只是我的父母亲，仍然把我当小小孩而已。我们长大了，他们就老了，他们不愿意老，于是不愿让我们长大。

而肖展庭，从不惧怕老去。他像一个时代的旁观者，见证了 my 成长。

大人们在敞亮的客厅里喝茶聊天。他们家是规规矩矩的两室一厅，房子新，而且比我家明亮。

豆豆记得我，仍然喜欢和我玩，拉我去他的小房间看纸片画，我小时候已经玩腻的玩具。我问他有没有新鲜玩意，他指指床头的木柜子，打开看，有几本小人书，他要我讲故事。我挑了一本《骑鹅旅行记》念给他听，他俯身趴在床上，歪着头托着下巴听，我不知道他听懂没有，看上去反正是兴趣盎然。

过了一会儿听见张淑芬去厨房做饭的声音，母亲说要去帮忙。肖展庭对着卧房门口唤：“豆豆，你的巧克力呢？拿出来招待璇姐姐。”

“哦！”豆豆从小抽屉里翻出来一块一块的巧克力。巧克力包装成元宝的样子。

肖展庭和父亲一齐走进来。

“子璇，好好带着弟弟一起玩。”父亲交代。

“子璇，谢谢你。豆豆最喜欢和大孩子一起。”肖展庭站在窗户边看我们，他的身影逆着午间的暖阳，环绕着一圈金色光晕，有些耀眼，确是吸引着我。

从此，心中的阳光不再只是和煦而温和的，渐渐地有些炫目。

初中的课程多了一些，好在不偏科，学起英语来也得心应手，周末仍

可抽出时间习画。母亲将我送去少年宫美术老师处学习，假期找美术学院教授开小课。初一的时候仍然是学素描及色彩，为考取美术学院附中打基础。二十多人一班，摆两组静物。前排同学坐着，抱着画板；后排同学站着，支起画架。

我在美术班认识了几名同龄的伙伴，他们常常在课间讨论某某歌星出了什么唱片、某某影星又拍了什么电影、恋上谁谁一类的八卦。我从不买娱乐画报，对此知之甚少，并不太能插上话，却竖起耳朵听，觉得他们的话题蛮有意思，也向往同她们有些共同话题。从此得知有本《当代歌坛》杂志，又见学校里的女孩子看这个，省下几天的零花钱买了一本，拿到手的时候万分欣喜，好像表示我也赶上潮流一般。

其实我仍没有赶上同龄人的潮流——

班上的同学初一已经学会恋爱。半大孩子的恋爱，轰轰烈烈，在课堂上传纸条，放学后约会，有男同学“勇敢”地把最漂亮的女生堵在校门口……如此种种皆与我无关。我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留学生头，穿规矩的衣服，鲜有男孩子理会我，除去有个一起学画的男孩子邀我参加他的生日会——

他们在生日会上唱歌，嬉闹，将奶油涂抹到脸上，放肆地饮酒、狂欢，相当尽兴。我没有赶上他们的时髦，母亲找了别的理由让我腾不出空闲参加，她从此替我防备他们。

上中学之后，母亲不再让我打扮，我明白她的苦心，女学生打扮太漂亮，讨人喜欢，男孩子最爱招惹花枝招展的女孩，女孩子一旦动了感情再不能专心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为了青春期的躁动看不见高远的蓝天，影响前途，不是一件智慧的事情。

我与她们不同。

母亲尽力将我隔绝在浑浊的世界之外，使我的世界单纯一些，盼我心无旁骛地念书，将来考取好的大学，出来可以凭本事在社会上立足，独立、自由地生活。其实她并不需要防备他们，我心中已有男人的榜样，哪里瞧得上那些毛头小子。用今天的一句话来说，肖展庭已是我心中的极品。

初中的第一个暑假，我回外公外婆家住了一月。那里曾是我童年的天堂。每天上午做暑期作业、阅读，烈日午后躲在房间里画画，外婆给我熬银

耳莲子羹消暑。晚霞漫天之时去河边散步，捉蚱蜢，听虫鸣蛙叫。一月下来，我将《鲁滨孙漂流记》《寄小读者》《小王子》读完，可惜后一本我实在没怎么看懂。

我想去问肖展庭，狐狸真是一个好伙伴，为什么小王子要回去找他的玫瑰？

外公教我国画，许久不握毛笔，手艺有些生疏，练了好几天才恢复。我临摹出一幅牡丹芍药图，外公说好，指导我一层一层上淡彩。画作完成之际，我煞有介事地提了一首整脚的诗——

“初夏到来，牡丹花开，蜜蜂飞来，采蜜忙。”

盖上鲜红篆字具名印——汪子璇，加押角印。

母亲接我回城，外公叮嘱：“子璇的牡丹芍药图，难得的佳作，带回去找个好地方裱起来。”母亲连连应允。回城后果真去裱了起来，清晰记得当时花了七十五块，不是小数目。裱好后放在家中精心收藏。

暑期末，张淑芬把豆豆带到我家寄放几天，据说家里老人生病住院，无人照看孩子。每天早晨来，晚饭前带走，白天由我带他玩，中午热一点饭菜吃。

最后一天肖展庭来接，并在我家吃便饭。那一日，他身上的浅蓝条纹衬衣熨烫得十分妥帖，正经地系着领带，穿着西裤、皮鞋，夹一只棕色公文包，看上去参加过会议，一进门便对父母亲表示感谢。父亲招呼他坐下喝茶，他取出一本书递过来——《少年维特之烦恼》。

我接过来看，心中好奇，少年的烦恼是什么？学业？还是对父母的逆反？

“子璇，你可有维特的烦恼？”肖展庭问我。

我愣住，还没有看，哪知道维特的烦恼是什么？抬头望他，他正抬手端起茶杯，手上的皮肤柔软而温暖，让人不禁想要去握一握。

母亲做好饭菜端上来，父亲热情地招呼他们在家用完便饭再走。

他不再客气，十分开心地地点头：“也好，家里正好没人做饭。那就不客气了。谢谢启华和惠君。”肖展庭说完，豆豆才规规矩矩地上桌，看来是听他话的。

母亲要我把牡丹芍药图赠给豆豆，我心里不情愿，又不敢当面逆着母亲

的意思，慢慢吞吞地进房取出画卷来。肖展庭接过画，展开，画有半墙那么高，他叫豆豆过去看，小男孩哪里懂得这些，他只爱变形金刚、飞机大炮、小人书，看了几眼没兴趣，手一摆跑一边去了。看着自己的画被他抖落在地上，我心里万分委屈。

“牡丹芍药两依依，子璇的画我们要拿回家好好收藏，将来你成名后我们就挂在客厅正中专供客人欣赏。”肖展庭一边说一边拾起画，小心地卷起，眼中带着笑意，好似盛夏里的一阵凉风。我备感惬意，刚才的委屈消失不见，并且十二分乐意把画送给他们。

“子璇，你喜欢牡丹？”他又问我。

“嗯，我喜爱白色的香玉牡丹、粉色的芍药。”我认真回答。

“它们常常一起养，好多人分不出牡丹和芍药来。”

“牡丹叶片宽厚，芍药叶片狭薄。”我补充。

“牡丹是落叶灌木，木本植物。芍药为宿根块茎，草本植物。”肖展庭这才道出本质，“谷雨三朝看牡丹，立夏三朝看芍药。”

呀！他知道得真多，不知肚子里还装了多少墨水。我心悦诚服，忘记了要问他关于《小王子》的问题。

我大抵是从这时爱上他的。

升上初三之后母亲不再带我去学画。开始时我不知缘由，问母亲为何不给我到老师那里报名，记得母亲说，初三了，功课重，要专心准备升本校高中。噢，原以为要让我进美术学院附中，以后走艺术道路的。后来才知道，在母亲心中，美术是偏门，那行业风气不正，我功课好，不继续走“正道”实在可惜。放弃多年来的兴趣爱好难免有些遗憾，最难过的是，我记得肖展庭的话，子璇将来要做画家。

整整一年半没有见到肖展庭，我自父母亲口中得到他的种种消息，每次都尖起耳朵听，有关他的几句话都牢记在心。好在我仍可专心念书，喜欢一个遥远的人，少了许多痴缠纠葛，多了几分等待与想象的愉悦。母亲并未看出破绽，直到初三那一年春节。

去外公外婆那里拜年回来，父母亲商量着要去肖展庭那里走一趟，据说他又获提拔，前途不可限量。这一次没打算带我，等了一年半，眼看有个见

面的机会又去不成，我心中失望至极，又不敢缠着要去，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

母亲觉察出异样，唤我去问缘由：“子璇，寒假功课太多？”

“嗯。”的确多。

“做不完？”母亲又问。

“做得完。”这些功课不足以难倒我。

“那为何不开心？”

我不吭声，母亲最讨厌我不搭话。

“是不是有烦心事？当今学业最要紧，不要私下搞名堂。”

这是在警告我。我连连点头。心里七上八下，害怕她觉出端倪，不让我再见他，不准我再想这种事。那时候年龄小，又笨，竟然不知道人的思想和内心是无法禁锢的，她不准我想就能不想？想一个人，喜欢一个人难道也是错？

这件事影响颇深，那时候五中实行月考，初三下学期第一次月考我考砸了，是我学业上的第一次失手。第一次模拟中考，仍不理想，丧失应有水准，开家长会时老师和母亲谈话。回家后，母亲终于和我摊牌，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

我明白这个一心二用指的什么，我已心有旁骛。她问我最近和哪些同学来往，还查问最近打电话来的男同学底细。我一一作答，并无明显的不妥。但从此以后只要父母亲在，电话铃响必由他们先接，再转交我。打电话给我的男同学不多，基本都是讨论功课问题，他们常常请教我，态度恭谦。观察了一段时间，母亲终于打消疑虑。

她不知防错了对象。

幸好期中见过肖展庭一次。那一日他来家中找父亲有事。我放学回家做功课，母亲值班，父亲打来电话说要晚归，让我把冰箱里的饭菜热了吃。吃完饭大概有七点钟，日子变长了，太阳还没有落山，春风正劲，我独自迎风发呆。

突然响起敲门声，父母亲交代过遇陌生人不可随便开门。家里还是老式木门，不像现在是带猫眼及天地锁的防盗门。我隔着门问：“找哪位？”

“我找启华。”

我听出是他的声音，心中万分惊喜，但过场还须走完：“请问您是哪位？”

那温和的男声传来：“子璇，我是肖展庭。”

我开门，告诉他父亲不在家，他笑笑说：“你胆子真大，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开门。”

“是你也不开？”我心中疑惑，为什么熟悉的人也不能开门？

“我的意思是，既然父母不在家，隔着门说话就可以，有事你可以代为转告。不必让他们进门。”语气有些严肃，我知道他是好意，这年头坏人多得很。

“噢。”

他取出一只牛皮纸大信封，托我转交给父亲。我速速到客厅冲好一杯热果珍递给他，他接过杯子大口喝，看着我温柔地笑：“谢谢，这一定是你最喜欢喝的。”

我点头。他又说，你就像这杯果珍。我纳闷，自己怎么会像饮料？奇怪，今天并未穿橙色衣裤，又听见他补充道：“今天没有给你带礼物，下次补上。”

我没有搭话，不敢向人要礼物。

这次终于逮住机会找他释疑。虽然我已经拜读《小王子》三遍，懂得了狐狸与玫瑰的区别，但仍然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要同他谈谈《小王子》。

“小王子为什么要离开玫瑰出走？”

“他们相处不愉快，有分歧，闹矛盾。”肖展庭这样回答我。

“狐狸爱小王子，小王子将他驯服，为什么还要回去找他的玫瑰？”我的问题多多，大人往往嫌孩子的问题多而烦人。

而肖展庭并不烦，他有耐心，我们谈得投机：“依我看，狐狸是小王子的好朋友，而玫瑰花是他唯一的爱。”

“狐狸也爱小王子，陪伴他。”

“他为玫瑰拔过刺、浇过水，那是独一无二的。”

“他当初为何离开？回去时，玫瑰已经枯萎了。”

“玫瑰不知道怎样表达她的情谊，她的虚荣气走了小王子。最亲近的人

之间，也会吵架，也会和解。只不过他明白得迟了些。”

“我知道，小王子爱他的玫瑰。跟玫瑰园的那些不一样，他为玫瑰付出过那么多。”

肖展庭看着我，但笑不语，仿佛在说，你看懂了。

没过多一会儿，他起身告辞，并叮嘱我锁好门。

他不知道这一趟已是最好的礼物，少女的心最好满足。我暗自下决心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用心学好，升上高中可以舒舒服服、肆无忌惮地想他，见他。

我顺利考取本校高中，中考成绩名列年级前茅，在高一新生中排第二十八位。总算没有给父母亲丢脸。那是整个中学时代最轻松愉快的一个暑假。

同父母出门碰到熟人，第一件事准是问我中考成绩如何，高中上什么学校，父母亲轻松应付，不厌其烦地重复作答，末了不忘说一句：“子璇念书很少需要我们操心。”脸上的表情欣慰，我猜他们心里是相当满意与骄傲的，只是顾及彼此颜面，极其低调而已。

如果碰上有孩子和我同届的父母，父母亲便格外小心。

对方问：“子璇考了多少分？”

他们答：“过得去。”

对方又问：“上什么学校？”

又答：“升本校高中。”

若看对方神情异样，十有八九是子女不争气，便不再多问多谈。这便是我的父母亲，从不与人为恶，周到的两个人，曾为我的童年拉上百叶窗。

他们奖励我顺利升学，决定带我旅游。母亲带我乘四层高的大游船去长江三峡。那是记忆中的第一次远行，我兴奋地上路，去见识广阔的自然世界。

浩大的三峡工程已拉开序幕，大家纷纷抓紧时间前往欣赏这最后的风光。母亲不忘让我背上画板写生。我们过奉节、巫山，游瞿塘峡，见到名扬天下的夔门，两山壁立，有如门户，江面最窄处不足百米，山高水急，极为壮观，难怪人称“夔门天下雄”。此间上岸游白帝城，驻足于当年刘备托孤的地方。后来又进大宁河，观小三峡的秀丽景色。